

我写科幻小说，但是我不预测未来

刘慈欣

有历史学家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惟一优势。

科幻小说是基于想象力的文学，而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瑟·克拉克的作品。除了儒勒·凡尔纳和乔治·威尔斯外，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版了他的《2001 太空漫游》和《与罗摩相会》（又译《与玛玛相会》）。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的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流进大海的感觉。

读完《2001 太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在我的眼中，星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感受。而后来读到的《与罗摩相会》，也让我惊叹，如何可以用想象力构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想象世界。正是克拉克带给我的这些感受，让我后来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发现，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目睹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童年的世界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种变化还在加速发生着。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未来感的国度，未来可能充满着挑战，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吸引力，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其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作为一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中国的科幻小说家，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我最初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平淡的生活，用想象力去接触那些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神奇时空。但后来我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这种进程还在飞快地加速，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来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同时我也沮丧地发现，当科幻变为现实时，没有人会感到神奇，它们很快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有让想象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寻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说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来。

但另一方面，世界却向着与克拉克的预言相反的方向发展。《2001 太空漫游》中，在已经过去的2001年，人类已经在太空中建立起壮丽的城市，在月球上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巨大的核动力飞船已经航行到土星。而在现实中的今天，人类在太空中航行的最远距离，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技术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这就像有一句话说：“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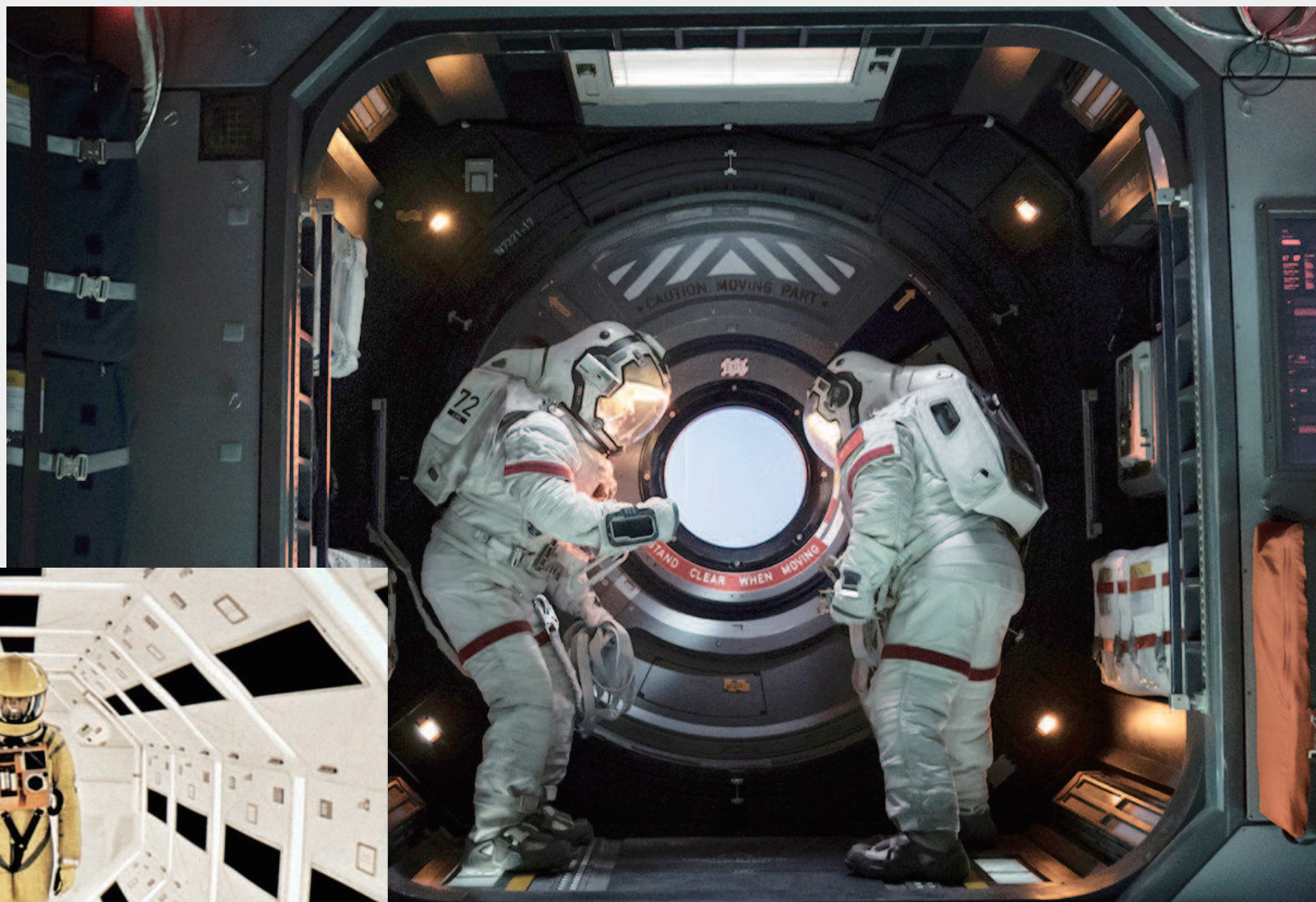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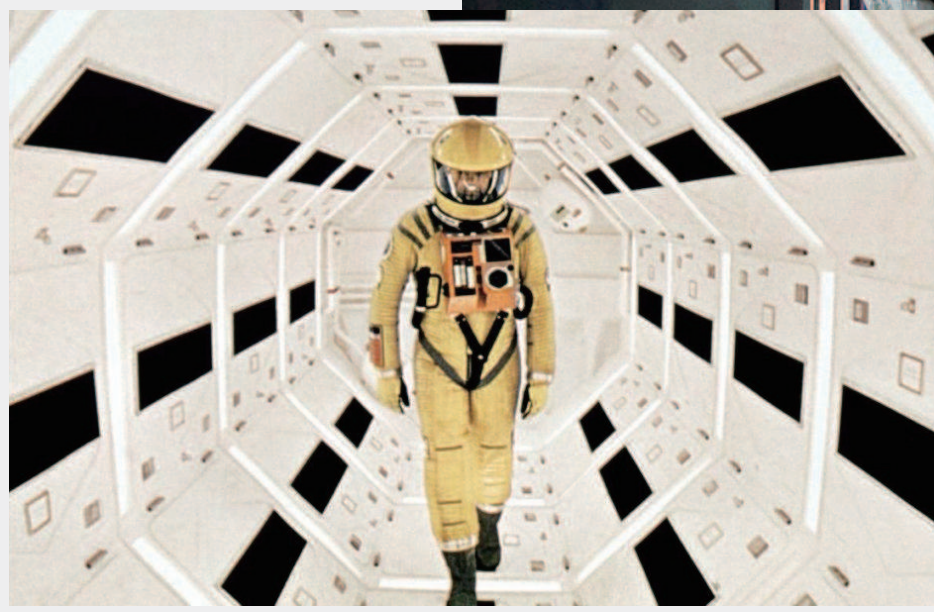
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克拉克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渐渐远去，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的



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不仅带热了同名原著，更将科幻这门原本小众的艺术门类推到了聚光灯下。科幻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而存在？

本期文艺百家，特刊发畅销科幻小说《三体》《流浪地球》作者刘慈欣以及科幻作家陈楸帆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玩。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图为电影《流浪地球》（右上）和《2001 太空漫游》（左下）剧照

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作为科幻作家，我一直在努力延续着克拉克的想象，我相信，无垠的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归宿，我一直在描写宇宙的伟大神奇，描写星际探险，描写遥远世界中的生命和文明，尽管在现在的科幻作家中，这样会显得有些幼稚，甚至显得跟不上时代。正如克拉克的墓志铭：“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玩。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在这无数可能的未来中，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像那些曾经描写过信息时代的科幻小说一样，描写太空航行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平淡无奇了，那时的火星和小行星带都是乏味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在那里谋生；木星和它众多的卫星已成为旅游胜地，阻止人们去那里的唯一障碍就是昂贵的价格。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宇宙仍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存在，距我们最近的恒星仍然遥不可及。浩瀚的星空永远能够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

在所有文类中，科幻最能够消解人类的焦虑

陈楸帆

“科幻小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但其实有非常现实的语境。《三体》流行之后，非常多的互联网从业者、投资人试图从《三体》里面解读出降维打击、黑暗森林法则、三体管理学等一些对企业管理有用的概念。而刘慈欣自己则非常实在地说：“我就是个写科幻小说的，而科幻的目的就在于科幻本身。”那么，科幻到底有没有用？

科幻有什么样的特质，可以处理人类文明的普遍焦虑？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先生在《连线》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的1818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同时生物学、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这时候的欧洲大陆，其实肆虐着黑死病。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无聊之余，他们提出大家每天来讲一个鬼故事来做消遣。其中有一位叫玛丽·雪莱的少女，当时年仅18岁，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弗兰肯斯坦》，被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的一个缘起”。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它所探讨的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科幻小说面向的，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在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之后，所产生的认知、情感、伦理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接受。就像被称为“20世纪三大科

幻小说家”之一的阿瑟·克拉克所说的，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冲击，但是低估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那么，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它为什么跟言情、武侠或现实主义不一样？它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来处理人类文明的这种焦虑？

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或者逃避，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

我从历史上找到了三个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幻小说到底是如何发挥功用的。

第一个叫作科·苏文，是一个加拿大裔的犹太人。他从诗学和美学的观念出发，第一次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套针对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的理论。在他之前的所有评论家其实都是用主流文学、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来评判科幻小说，比如文学性的强与弱、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但达科·苏文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认知陌生化”，从一个崭新的坐标系去告诉我们，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

在这个坐标系里，纵轴代表着认知性的高低，横轴代表着审美以及诗学上的从自然主义到陌生化的不同的阶段。认知性和陌生化其实不是一对撕裂的概念，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中间有着非常有机、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我们阅读科幻小说成了一种不断挑战、打破、重塑我们认知与审美边界的一种思想的实验与冒险。

第二位理论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华裔美籍学者朱瑞瑛。她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科幻是一种高密度、高能量的现实主义，而传统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低能量的科幻文学。

度。传统的文学话语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帮我们去模仿、再现现实，这个时候，隐喻出现了。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这样一些说法，比如说地球是一座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其实都运用了隐喻的手法来解释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非常多，包括全球化、网络空间等。

而科幻小说里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些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其实就是一回事。比如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网络空间被塑造成一个主角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去进行冒险的虚拟的世界，叫作绿洲。这个“绿洲”其实具备了现实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叙事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在文本上又是对网络空间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科学的真实性和现实的隐喻性两个角度，去同时对绿洲进行理解和认知。

这就是朱瑞瑛所说的，在科技概念不断冲刷我们的认知的当下，科幻小说是一种能从更大的密度、更强的能量、更全面全息的角度，去描摹、再现我们复杂的现实场景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第三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未来考古学》，在这本书里他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从未来看当下、从他们看自我的思想框架。通过这种思想框架，我们可以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认知测绘。

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或者逃避，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是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它是一个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是推进人性、把握当下的一种间接的策略。科幻作家们通过塑造很多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后人类时代等这样一些他者世界来现实性地介入社会，推进人性，让读者在阅读这样一些故事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局限，从而保留了“在真实社会里面的一块文学想象性的飞地”。

通过阅读科幻小说，个体的焦虑终将被更为宏大的时空尺度所中和

至于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科幻小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回到我13岁时，读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 太空漫游》后，仰望星空，觉得宇宙如此的浩瀚，而我自己特别渺小。

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焦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而科幻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去体验这无数种可能性，去理解并感受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人类境况，由此，我们得到了超越此身此世的生命，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焦虑，也被更为宏大的时空尺度、超越人类中心的多元视角所冲淡、摊薄、中和。

就是这种原初的感动和敬畏，让我开始拿起笔来写作，创作我自己的科幻世界。在最早我写科幻的时候，它无法给我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但是写作科幻，让我穿越了无数个时空，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精彩冒险，与诸多伟大的心灵产生共振，结交了遍布世界各地因为科幻而相识的好友。这些都是无法用物质来进行刻度的衡量的。

所以，尽管科幻不能解决个人的现实焦虑，但是能够解决人类文明整体的结构性焦虑。近几年有很多人问我：AI会不会让人类失业下岗？机器会不会取代人类、甚至奴役人类？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构性焦虑。

对我来说，答案也非常简单：与其焦虑未知，不如拥抱变化。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跟其他的物种其实是一样的，有生老病死的周期，它最终也会有迎接灭亡的一天。但倘若我们能让人类文明通过某种方式传承到下一个文明、另一个物种中，那就是人类的荣耀。比如，我们在地球上留下多元性的建筑或艺术；我们向太空发射人类的信息，像旅行者二号，它已经飞离太阳风层，进入星际空间；我们教会机器以及其他物种理解人类、创造以及拥有情感。在这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我们面对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一种开放乐观的心态，去拥抱未知、拥抱明天、拥抱现实。这就是科幻能够做到之事。

（作者为新生代科幻作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配图顺时针依次为：《三体》《流浪地球》《弗兰肯斯坦》《2001 太空漫游》